



中央红军 初到陕北的时候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陝西人民革命斗争故事

第 四 集

中央紅軍初到陝北的时候

邓家駒 張孝友 插图

陝 西 人 民 出 版 社

一九五八年·西安

陕西人民革命斗争故事
第四集
中央红军初到陕北的时候
邓家駒 張孝友 插图。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（西安北大街一〇九号）
西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〇〇一号
西安第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陕西分店发

787×1092 1/32 • $1\frac{3}{8}$ 印张 • 26,364字

一九五八年七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八年七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5,000 定价：（5）一角一分

统一书号：T10094·198

K263
H383

出版者的話

陕西省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进行了长期的光荣的革命斗争。早在1922—1923年間，陕北、关中等地学校中，已建立了共产党的組織。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关中和陕北的农民，在刘志丹同志领导之下，組織了自己的革命武装，并逐步建立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。1935年党中央和毛主席到达陕北以后，陕甘宁边区就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根据地。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这里，胜利地领导和指揮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。陕南地区，也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組織了紅色政权和革命武装，与反动派进行了轟轟烈烈的游击战争。

在革命的艰苦年代里，党一直紧密的联系群众，依靠群众，克服重重困难，壮大革命声势。英雄的老根据地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坚持了长期的坚苦的曲折的斗争。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，老根据地人民以他們的英勇机智，战胜了凶恶的敌人。他們的胜利，鼓舞了全国人民对敌斗争的勇气和信心。他們是中国人民光輝的榜样。

我們編輯出版“陕西人民革命斗争故事”这部叢書的目的，是想通过这些生动的故事，反映出老根据地人民在艰苦、困难的革命斗争中所表現的英雄气概，反映出他們对革命事业的坚韧不拔的信心和勇气，从而反映出艰难缔造新中国的一些实际过程，用以教育人民繼續发揚爱国主义和革命

英雄主义精神，积极参加偉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。

这部叢書，我們將陸續出版。希望过去在陝西老根据地参加过斗争的同志，現在在陝西老根据地工作的同志以及熟悉这方面情况的同志，都参加到这一光荣的工作中来，或写自己的亲身经历，或写战友的英雄事蹟，或写对死难烈士的回忆，或写革命領袖的故事都可以。从革命的种子在陝西生根发芽的时候起，直到全国胜利为止，凡是这个时期以內的各种革命斗争，各项政治活动中的事蹟，都可以搜罗记录，蒐集整理。只要大家动起手来，热情地支持和参加这个有重大意义的工作，我們相信这部叢書一定可以編好的。

目 次

毛主席的故事.....	(1)
毛主席坐过的兩把椅子.....	(3)
朱总司令在王家坪.....	(4)
南泥湾.....	(7)
刘志丹和他的信鸽.....	(12)
中央紅軍初到陕北的时候.....	(14)
回忆陕北紅二团斗争片断.....	(17)
活捉敌哨兵.....	(28)
梢林生活三十六晝夜.....	(31)
“游击队来了”	(37)

毛主席的故事

賀寶賢

补一补再穿一年

毛主席在延安时，衣著很朴素，衣服破了，就补一补再穿。毛主席有一件灰棉袄，就連着穿了三个冬天。那时，警卫員給他打了一双駝毛絨襪，毛主席非常愛惜，說：“这是陝北特产，江南見不到。”这双襪子主席縫縫补补穿了三个冬天。在枣园的第四个冬天，警卫員要把它丢掉，毛主席拿起那双襪子說：“补一补再穿一年。”

不能超过伙食标准

毛主席平常很注意節約粮食。在延安枣园时，他常和大伙一块吃飯，不許給他一个人另外做。开飯时，警卫員給他打的飯菜少一些，他没意見，如果打得太多吃不了，他就把警卫員叫来談話。有一次，警卫員对毛主席說：“主席，你白天晚上辛辛苦苦的工作，可是你的生活并不好呀！”主席笑着說：“話不能那样說，每个人都應該按伙食标准办事，我也不能例外。如果超过伙食标准，剩飯剩菜，那就太浪費了。”

灯头扭小

深更半夜写东西，对毛主席來說，已經成了习惯，有时一直写到鷄叫才休息。毛主席在延安时的一些著作，大部分

都是在晚上写的。

虽然晚上写东西，但毛主席却很节约用油。动笔写时就把灯头扭大一些，思考问题在窑里来回走动时，他就把灯头扭得很小很小，决不让灯油浪费。

节省木炭

毛主席不仅在吃的穿的方面很节俭，对冬天烤火用的木炭，他也尽可能的节省。在延安时，冬天毛主席经常写东西直到深夜，天气很冷，但毛主席的火盆里却只放一两小块炭，稍离远一点就觉不到暖和。脚冻狠了，就把火盆放在桌子下面，两只脚搁在火盆上烤一烤。有时想问题出神了，鞋烤焦，脚烧痛他才发觉。所以毛主席穿过的棉鞋尖上，经常补着补钉。

和群众站在一起

1947年8月间，我军在沙家店消灭了胡匪两个旅，为了庆祝西北战场上这个伟大的胜利，在葭县白云山演出了一场精彩的戏。毛主席也去了，就和群众站在一起看。警卫员怕毛主席站累了，从群众家里借了一条凳子，放在毛主席跟前。毛主席回头看了一眼，向前走了两步，依然站着。警卫员又把凳子放在他跟前，毛主席回头看了一眼，又向前走了两步。这样，一连三、四次，毛主席始终没有坐，挤在人群当中，和群众一起站着看完了戏。

毛主席坐过的兩把椅子

賀寶賢

延安革命文物紀念室里，陈設着兩把簡單朴素的椅子。这椅子的罗圈靠是用柳板曲成的，接口的地方釘着鉄馬环。这就是毛主席剛到延安时坐过的一把椅子。

1937年1月，毛主席剛到延安，住在旧城西山麓下的石窑洞里。与群众同一个院子，常和群众一块吃飯，一块拉話，征求群众对政府和軍队的意見，帮助群众解决生产上和生活中的困难。他对群众說：“我是你們的鄰居，是咱村人，有什么困难解决不了就来找我。”

毛主席的这家房东姓吳，有个儿子叫吳鴻文。毛主席常常撫摸这个小鬼的头，逗着他玩。吳鴻文的媽梁書妮看見毛主席和他們亲如家人，十分感动。她見毛主席工作时沒有一把比較舒适的椅子，就将家里的兩把椅子送給毛主席用。毛主席就在这家窑洞里，在昏暗的麻油灯下，写出了“論持久战”“实践論”“矛盾論”等著作。

1938年10月，日本飞机轟炸延安城，毛主席搬到楊家嶺去住。临走时把这兩把椅子还給吳鴻文家，吳家再三不肯，要把这兩把椅子送給毛主席，但是毛主席婉言謝絕了。吳家就把这兩把椅子当成傳家宝一样保管着，又把毛主席送給他們的照片掛在牆上，想念毛主席的时候，就看一看椅子和照片。

1947年，胡宗南匪軍进攻延安时，吳鴻文全家首先設法

把椅子藏好，再轉移家里其它財物。万惡的胡匪进入延安以后，翻箱倒柜，見到东西就搶，吳家的这两把椅子也被搜尋走了。这时，吳鴻文已长成了小伙子，并当了青年团主任，他帶領游击队在延安附近和敌人进行武裝斗争。每当他回忆起毛主席坐在这把椅子上工作的情景，斗志就更加坚决了。

延安解放后，吳鴻文回到自己家里。一看，什么东西都被抢得光光的了，椅子也不見了，他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跑遍了敌人在延安住过的营房，敌人丢下来許多值钱的东西他連看都不看，一心一意寻找这两把椅子，結果终于在敌人旅部住过的地方找到了。他拿回家来，全家人見到了这两把椅子，就好象又見到了毛主席一样，都高兴极了！梁書妮老太太抓住椅子半天不放，热泪盈眶地說：“毛主席，您终于把敌人赶跑了，我們又能过安生的日子了。”

延安革命紀念館搬到城西山麓以后，梁書妮老太太就把这两把椅子送到紀念館来，留为人民永远的紀念。

朱总司令在王家坪

張云德 常相忠

延安县王家坪，过去曾住过八路軍的总司令部，現在是中共延安地委的所在地。地委的門前有一块平展的水地，約十亩多。农业合作化以前，这块土地是农民曹应生、赵成立、由仲杰等人的。他們参加农业社后，这块地就成了延安县“七一”农业社的菜园子了。当八路軍总司令部还在这里时，朱总司令曾在这块地里种过菜，帮助农民种过地，并通

过在这块地里的生产，使官兵們和当地农民建立了血肉相連的关系。

王家坪的农民对当时八路军总司令部的絕大多数同志，都是非常熟悉的。我們每去訪問一个人，只要一說明我們要了解总司令当年参加生产的情况，他們都会提供一些宝贵的材料。他們告訴我們，1942年和1943年前后，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时，总司令曾在百忙中租种了赵成立的三分菜地，从整地、播种、鋤草一直到澆水，都是总司令亲自动手的。那时，每天下午吃过晚飯后，就可以看見总司令穿着一身粗布灰軍服，不是在园子里鋤菜，就是在井边打水澆地。总司令经常打水的井，現在还完整的被保存在地委新盖的房子里。那一年的一天早上，总司令担着筐子，拿着铲子，到王家坪对面的小砭溝一帶去拾粪，这件事很快就在干部与群众中間傳为美談，干部与群众的生产情緒大大提高。总司令当时在离王家坪有一里多路的土建子溝里，还开了一亩多荒地，开后的第一年，种了一亩糜子，那年庄稼长得高大齐整，人鑽到里边只能露出一个头，据說后来打了一石多糜子。現在这块地还被农民賀金海种着，去年3月間，出席五省、区青年造林大会的北京代表們，还在这块地里栽了十几株槐树。

朱总司令对于农活是不加选择的，只要他碰着了，不管什么活路都干，比如說挖茅坑，当时有些干部就說髒，总司令就對他們說：“离了髒，吃不了香。”有一天中午，赵成立正在花园外边的廁所里挖粪，总司令和他的警卫队长李树怀来了。李树怀向赵成立招招手，把他叫出来，對他說：总司令要解手。赵成立信以为真，誰知总司令进去后好一会还没有出来，等赵成立进去一看，原来总司令替他挖了滿滿一

桶大糞，把趙成立感動得不知說些什麼才好。

白仲杰等人的地距離總司令部很近，所以當時與總司令接近的機會較多，當他們生產時，總司令也常常參加進去，幫助他們生產，和他們拉家常，問他們的生產和生活情況。

有一年庄稼受了旱，收成不好，第二年的五、六月里，正是青黃不接時期，村里有些人的吃糧沒有了。他們把村里這種情況告訴總司令後，第二天總司令部第四科便給生活較困難的曹應生、劉賢云、姜富存，每人借了三斗小米。

被我們訪問過的農民都說，由於總司令這樣深入群眾，影響司令部的許多領導人和幹部也都能深入群眾，關心群眾的疾苦，和群眾打成一片。因此群眾中間有了什麼問題，比如誰家生活有了困難，誰家孩子有病，總司令部都會及時知道，及時給以幫助和解決。那時候總司令部的第四科就不時地借錢給他們村的農民，帮助大家搞副業，解決生活困難。王家坪農民白仲德從崖上跌下去，受了重傷，就是由總司令部的醫生看好的。當時總司令部有個趙醫生（女），真是和群眾同艱苦，共患難，經常不分白天晚上，從山上跑上跑下，給群眾看病，口渴得不得了，群眾請她喝口水，她都不喝，並且說：你們山上的水這樣困難，我回去再喝也不遲。

1946年，總司令部向北轉移時，王家坪的許多農民做了鞋給總司令部的同志們穿，當同志們臨動身時，農民握著他們的手，背著他們的行李，給他們送行，真是依依不捨，親如一家人。

八路軍總司令部已經離開王家坪有十多年了，但是，這裏的農民卻還念念不忘他們。

南 泥 湾

左 齐

安营南泥湾

从延安七里铺进沟，渐渐地就可以看到茂密的山林地带和宽旷无边的古荒草地。山沟里，古木丛林遮盖着天空，阳光只能穿过落了叶的枝桠照到大地。一簇簇的海棠、栗树、红枫，和正在发芽的野葡萄、山楂、杜梨，构成了一片多彩而自然的百果林。那挺直的白桦树，带着洁美的外表和浑厚的气质，屹立在丛林之中。在山边儿上，蜿蜒一道小溪，从密林杂草里潺潺地流出，分外清凉。那成群的三、五寸长的小鱼儿，往来穿梭，安然地啄食着浮萍和草根。当朝阳照射着红绿相间的山林、野花，照射着解冻了的清水河时，这山林、溪流和土地，全都披上了彩色的外衣。

多么美好的境地啊！每个指战员走过这美景如画的地方时，都感到无限的兴奋和愉快。

长长的队伍，越过这五、六十里的山沟，走上了山岗，展眼一望，身前身后到处是无边的肥沃的土地，茁长着白蒿、野花和荆棘。抓起一把泥土放在手心里，黑油油的被阳光照着直打閃，由不得你要拿到鼻尖闻一闻。半天舍不得抛掉。看到这番情景，每个指战员同志都异口同声地发出一个心声：南泥湾啊！你是边区的宝地，我们一定要把你开垦成为富饶美丽的田园，一定要在你的周围建设一个陕北的江南。

这条山溝道路，从前是通往临鎮、宜川的通商大道，后来在兵荒馬乱的年代，就成了“綠林豪杰”的駐寨，有名的曹老九、王二登都曾在此为統領，作“截路买卖”。刘志丹来了以后，他們才逐渐匿跡。但是，老百姓早已逃光了。由于人烟渐渐稀少，野兽就經常出沒，九十年来很少有人再走这条路了。近几年来，人們才到这里砍伐森林，燒木炭，鋸木板，运往延安供給城市建設、取暖，但都是七、八十个人一起，組織起来劳动，以防止野兽对他們的侵害。这样美好的土地，这样富饒的山峦，却如此沉睡了百十年！

南泥湾有条件建設成陕北的江南。南泥湾需要劳动的双手，需要人烟。南泥湾等待着人們的呼唤！

陈团长領着我們，从这里刀劈斧砍，开闢出一条进入南泥湾的道路，把队伍帶到附近的金盆湾。

金盆湾这地方，有三、五戶人家，他們春耕来，秋收后就又走了。几孔古老的窑洞，零散地、靜靜地排在这里，据說这还是清朝同治年代修建的。窑門已經塌垮了，里面薰得烏洞洞黑，象地窖里沒有点灯似的。有经验的人說：薰黑了的窑洞是結实的，于是，陈团长帶上部队的干部，就在这些窑洞里，設立了生产指揮所。

就这样，我們三五九旅“欧洲”部的指揮員，开始了用实际行动响应党中央发布的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，具体地执行了朱总司令的“屯田政策”，我們在南泥湾安营下寨了。

这是1941年的春天。

第一个劳动日

陈宗堯团长，三十多岁，身材不高，是一个中等个子，

在他的勤劳朴实的脸上，生长着一些稀疏的零带黄色的鬍子，說起話来干脆利洒，人們一見就会觉得他是位精神充沛、刻苦干练的老同志。不論干什么工作，他总是亲自帶头，少說多做，同战士打成一片。每逢接受了任务，总是要努力做出显著的成绩来。所以，战士们同他在一起生活和工作，不仅能获得鼓舞的力量，而且会感到极大的愉快。

部队来到垦区后的第一天，天刚麻麻亮，东方的启明星还在眨眼，陈团长就帶着参谋长、营长和其他干部同志们，从这个山溝爬到那个山崗，細心地勘察了一段段的梢林荒地，随即就部署了部队。

在这新的战斗生活的第一天，战士们誰又能安心熟睡呢？有的給鐮头安裝上新的木把，急切地去寻找划分好的地段、可是，鐮头太少了，每个連队只有三十来把，成了爭夺的对象。沒有分到鐮头的，就整理斧头、繩索，去砍伐搭盖住所的木材。各單位的指揮員，接受了战士的委托，拿着“挑战書”，相互傳遞。

山溝里，山頂上，迎着黎明，蕩漾起一片昂揚的声音。

千百健儿把枪支挂在地头的树梢上，一排排，一行行的斬拓着荆山棘野，向荒地进军。处女地上燃燒着狼牙刺的烟火，一团团的烟云冲上天空。陈团长和战士们挑起了劳动竞赛的热潮，这里喊着：“团长和我們比賽来了，加油挖呀！”那里，陈团长在亲切地叮嚀战士们：“鐮把抓紧，少打血泡啊！”在欢乐的笑声里。“一把鐮头一支枪，生产自給保卫党中央……”的新鲜有力的歌子，震蕩着山谷。

炊事員、勤务員，他們干完了自己的工作，也都悄悄地爬上山梁，抢鐮头替换挖地的同志；于是，这充滿劳动热情

和战斗友誼的爭吵声，又淹沒了歌唱。

在夜色籠罩大地的时候，指战員們才背起了枪，回到新的營房。这是各連队用砍伐的树枝，才搭起的新木棚，有宿舍，有廚房，还有俱乐部兼食堂。新房整整齐齐的，新鮮而又涼爽，虽然，这第一个劳动日里，人們都有些疲乏了，可是，誰又舍得立即就入睡呢？干部們都在交換情况，总结經驗；战士們在新住室的周圍，三五成群的談論着生产自給、保卫边区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新的生活。

忽然，隨着一股风声，从远处傳來一陣“嗚——嗚——”的吼声，忽高忽低，忽远忽近，人們在隱約可見的山梁上，瞧見一群豺狼，急促地跑向密林的深处。南泥湾有豺狼野兽的傳說，在我們的面前証實了。

但是，这些野兽让劳动大軍的灯火和歌声惊走了。

总司令来了

五月的气候渐渐觉得炎热，树木已成黑烏烏的浓蔭，海棠开放着白花花的花朵，第一次播下的谷子已生长出茁壮的苗子。这一天，陈团长笑嘻嘻地向同志們宣布：“我們的王旅长和总司令要来啦！”大家听到这消息后，高兴得又跳又唱，可也有点心慌。金盆湾就这几孔倒塌了前沿的老窑洞，只有三几戶人家，沒有街道、商店，什么东西都买不到，拿什么招待呢？小通訊員說：“再說，我們剛到这里，开荒成績还不大，怎么好見总司令？”团长說：“我們接受总司令的指示，努力干，以后成績会更大的。”同志們这才放了心，齐声說道：“努力开垦，用实际行动回答总司令的关怀。”

在一个晴朗的日子，王旅长陪同总司令，还有其他同志，骑着几匹马，沿途观察着新开的土地，他们一阵儿骑马，一阵儿下来，边走边看地来到了金盆湾。

陈团长心里早盘算好了，他叫来了通讯班的同志，马上到窑门前的自然水渠里，去捉小鱼，到附近山沟里，去采野芹菜，让伙房准备饭。然后，他又提好了开水，迎上总司令，就坐在破窑门口，向总司令汇报情况和听候指示。总司令脸上显露着慈祥的笑容，不时地点着头，就象和老朋友在一起谈天似的。

通讯班的小伙子真能干，水渠里的小鱼也就是多，不到半点钟就捉了满满两脸盆。王旅长那里坐得住呢？他看到这样的场面，也要到河里和通讯员们一块去干才痛快，可是，没人陪总司令也不行啊！怎么办？也还是坐不住。于是，他就捧起盛鱼的脸盆到伙房去了。炊事员同志对王旅长是很熟悉的，都知道他来了总要同他们打个交道。王旅长是湖南人，非常会做鱼吃，他亲自做了不少鱼，还给炊事员们当了师傅。他教给炊事员如何做菜，做好了就叫他们先尝尝他做的菜的味道。

总司令总是笑着，似乎发现了南泥湾的美妙的远景。他离开指挥所，又找了好几个干部和战士谈话，征求意见，如何建设南泥湾；又向我们讲解了“屯田政策”的伟大意义。他说：“敌人来了你们打仗，敌人不来就生产。”“自己劳动，丰衣足食，人民的军队要做群众的模范。”

王旅长哈哈大笑，完成了炒鱼的任务了。通讯员送来一盆辣子炒的喷香的小鱼，大家围着一个小桌子吃饭。总司令一边吃着，一边称赞着王旅长的烹调技术和南泥湾的出